朱子書節要 七

昌平坂學問所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別 2 函 四架 五六 三九 號 二〇 冊

漢書門 類 六〇一八 號 一五〇 函 一四 架 二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六〇一八 號 二〇 冊 二六 函 二二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7)
函號 298 279

不許帶出

朱子書節要巻之七諸子目録　問答

袁機仲　一巻作袁寺丞

趙提舉　名善譽胡上桂啓蒙翼傳云公有易説二巻嘗為寺丞将漕湖陰

周益公　二巻作周丞相

曾丞相　見二巻

曾裘父　名季貍號艇齋瀛奎律髓紅梅詩註云○先生嘗稱其稟稟乎有前輩之遺風

耿直之　名秉語類云嘗為浙漕及鎮江有善政

薛士龍　名季宣永嘉人師李漑漑嘗從伊川學公博覧精思官知湖州所著有經書訓義浪語集

林謙之　名光朝號艾軒莆田人專心踐履登第為廣東提刑屢破茶寇孝宗喜召為祭酒中

淺草文庫

書舍人。一統志。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江元適 名泳。續集。稱爲隱君。

詹體仁 名儀之。嚴州遂安人。南軒守嚴。東萊分教。公日以學問爲事。官終吏部侍郎。餘見二卷。

詹帥 下

楊廷秀 名萬里。吉水人。第進士。調零陵丞。時張紫巖謫居。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以誠名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際遇三朝。始終一節。開禧邊急。幽憤不食卒。謚文節。

李季章 見二卷。

范文叔 名仲黼。成都人。嘗任國子博士。蜀人高其行。東從南軒東萊游。入僞籍。先生銘其母王氏墓。一統志。公嘗與魏了翁李心傳。剛簡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微旨云。

陳君舉 名傅良。號止齋。永嘉人。第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節。與張南軒呂東萊爲友。文擅當一時。

劉德脩 名光祖。號後溪。簡州陽安人。第進士。光宗初爲侍御史。乞禁道學之譏。讀者流涕。入黨錮。嘗撰涪學記。坐謫房州。後自便。謚文節。趙汝愚稱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

黃文叔 名度。紹興人。第進士。官禮部尚書。謝病歸。李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嘗爲平言。將論侂胄。爲所覺。斥去。然侂胄素憚公。不敢加害。

徐元敏

林正夫 名湜。福州長溪人。登進士。官至龍圖閣。有槃隱類集。嘗以監察御史疏言宰執皆小人。彈擊皆君子。云云。時論多之。

戴邁

林巒 實紀泉州人。

呂侁

楊宋卿

柯國林 名翰同安人先生在同安舉翰差學職狀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繹肯為務

許順之 名升號存齋同安人從學於朱子子稱其天性恬澹無物欲之累後果深得道學之蘊為時名儒右一統志云云又實紀云朱子為作字序齋記稱其學專用心於內然公實溺禪終不向

陳齊仲 實紀同安人朱子答書有曰詩解用意甚深

王近思 實紀名力行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及錄辛亥問答

魏元履 見二一卷

魏應仲

范伯崇 名念德伯逵子朝奉郎江東帥機先生嘗稱其學大進臨沒屬以修正禮書又嘗為廬陵屬邑主簿先生記其廳

○劉白水女壻於先生為姪

朱子書節要巻之七

問答

答袁機仲（樞以清名直節受知阜陵位至侍郎憤世疾邪不安于朝退居梅巖）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藴矣然此非熹之説乃康節之説非康節之説乃希夷之説非希夷之説乃孔子之説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説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縁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

啓此然下有然字

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説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懐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説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説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以上

五條五條所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七八九六四爻五爻重卦等説散見於啓蒙及易圖説可考而知今此不録瞭於心目之間瞭下恐脱然字若識無心涵有象心啓蒙作中涵作含

答袁機仲別幅

來諭以東南之温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説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强以温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

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卒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

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

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得其半而失其半所謂嚴毅者得於北而失於東所謂溫厚者得於南而失於西也右先生之說妙湛巖是寺名曾與機仲會此論易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埶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趙提舉 善譽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偬卒迫不能少款每以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晚而不獲親扣各理也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感慰無量

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部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

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説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説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説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徳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

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

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

象數梗槩并以爲献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説者於此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増劇（爲坤之綱也下疑有闕文一小書啓蒙）

答周益公（必大）

前者累蒙誨論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指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晩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擧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況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晩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楡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

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兼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

不遵法度也

而使天下之勢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爲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跅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爲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

使之也且其初鮮相卬而薦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
未知其所取者爲才也耶爲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
鮮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
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揜安得
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
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
初未嘗鮮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
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
於呂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
日之志是乃内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

美官之故俛而受其寵絡爲之驅使乎未知范公之心
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晩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
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
陰爲自託之計於是寧負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
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
此否也況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
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
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
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事業規模與文
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處蓋所謂可與立

而未可與權者乃翁無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潜於墓碑刋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況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爲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爲歐公所誣則爲忠宣者正當沫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爲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絶而更以屬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刋去數語不知此爲何等舉措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爲以爲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摭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自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爲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爲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爲後學之言者則

熹深惑焉而尤以爲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
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
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
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
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疏闊而不必學邪則
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
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
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
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
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爲綴緝

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
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
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
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
於詩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繆
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
賢於當世之號爲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
惑妖妄者又遠甚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
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

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則爲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爲農而自言其服田爲賈而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爲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謂爲後生之語而疑之耶范仲淹隱度也呂公夷簡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其畏人也欲才德之兼取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以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范呂之仇初未嘗解歐公晩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皆周書語龍川志蘇子由所著燕張說許蘇頲楊億劉子儀

答曾丞相

前此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燕申餘暇遊眼止睡之須不謂乃蒙親賜點閲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斟酌取予詳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孰贄還贄之心卑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爲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公所及也熹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爲不久而歷選平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遇於明公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囷倒廩以跪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艱於繕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一悉蒙印證則亦足以

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之晩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能不慨然其間也

呈獻謂獻詩傳也周公執贄還贄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云云以正吾身定天下按主相見禮賓執贄來見主人既見後主人親往還其贄於賓禮也此周公自言有我先執贄而往見者有彼先執贄來我往還贄而見者以此二等待天下之士也

與曾裘父 季貍號艇齋見瀛奎律髓紅梅詩注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遇合非常未知所以稱塞士友盖多榮之而熹竊有懼焉想高懐正如此當有以警策之也

答耿直之 秉語類云嘗爲浙漕及鎭江有善政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命之説雖行之不力自愧夙心亦未嘗敢舍之而從人也頃歳入浙從士大夫遊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偸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茲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説不唯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太業體用圓融之

妙所以警發昧陋者又爲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

答薛士龍 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

之餘敎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遂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及以講道敎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

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
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
日急於升斗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
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
忍復爲彯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
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
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
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
憐察焉纔此僕未斥絶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
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
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
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
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
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
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
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
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彯與飄同音長組貌湖學[illegible]

薛知湖州故論湖學

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

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跧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求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跼蹐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眞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懐悾悾亦得無所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光朝號艾軒官至工部侍郎莆田人）

玆承祇召還朝不獲爲問以候行李伏奉黄亭所賜教帖恭審載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爲執事道也熹愚不適時自量甚審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抑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

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
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
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
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
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
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
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
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

却立瞬目揚眉内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
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
義充塞甚可懼也熹駑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
未知之何竊獨以為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觀
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
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
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為道
自重以慰後學之望 黄亭在武夷近處

答江元適 泳

孤陋晩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

使賢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十編存問續繼拜受踧踖若無所容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盖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盖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胷中誠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

一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誨喻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敢因所示文編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抒其愚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焉　云云未得其處處 恐當作要

別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盖熹之所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閒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

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求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

不具。夫理，夫續集作天恐誤。理上下續集有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擧目無不在焉十七字。二以貫通，以續集作理恐誤。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

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近世為精義之説莫詳於正蒙之書而吾峯胡先生者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説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眞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傀儡傀音詭怪異也儡者音磊木偶戲亦作魁櫑）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

答楊庭秀（萬里誠齋先生）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秕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臍疾心腹撓悶意緒無聊值此便風不敢不附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

至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壁巽巖之子見宋史）

兩書縷縷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熹懇祠得請深荷上恩既還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姑無媿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藁中節子第三篇疑即此奏今以納呈筆削之際儻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履所集戊午讜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胡德輝胡珵秘書著作范伯達如圭正字）

熹罪戾之蹤竟不免吏議然已晩矣又幸寛恩未即流竄杜門念咎足以遣日不足爲故人道也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稍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

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勿廣此公説恐召坑焚之禍

熹今歳益衰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留衞公得詩説曰閲數版手加點抹書來頗極稱賞仍盡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静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晩不得早效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居亦何所務各有一書煩爲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閩中鄭黄鄧皆物故氣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遭駁項平父聞亦杜門不敢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藏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　留衞公正德脩劉光祖文叔黄度子直楊方項平父名安世

熹伏承不鄙既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壙刻文跽頌伏讀足以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者有不一而足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也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人則爲日蓋已久又

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敢辭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籍乎居杜門屏氣齰舌不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凛凛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爲公家之累是以彷徨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文簡公李燾字仁父壁父齰音窄齧也凛通作懍

答范文叔 偽學籍有范仲黼即文叔也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它恠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絶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

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況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傳良止齋先生永嘉人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尊人枉教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譎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

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遣
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
以暢彼此之懐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
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説千萬幸
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説一
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郷風引領
不勝馳情

與劉德修 光祖慶元六年諫大夫張釜劾光祖撰涪州學記云云謫房州時光祖主管玉虚觀

忽閲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悵然寝食俱廢累日不
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
道何州閲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
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
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馮
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
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
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熹足
弱氣痞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移跬歩而腹脇
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衰憊至此無復
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 李季良

仲語類有李杞字良仲未知是此人否得扣其玄中之趣按語類李良仲紹熙甲寅已見先生於靈芝矣今此書則在先生納祿之後而云云似有未識之恨疑別有一良仲也

答黄文叔 度浦江人隆興癸未進士度將論侂胄侂胄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辭歸

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夫子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爲必將有以開寤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遣還家又苦疾病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教之辱三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莊士也非以言爲戲者也以爲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圖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熹之愚蓋嘗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且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來之圖必將與明者處之則夫所謂致之以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

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爲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爲如何如有未當願反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 趨召光歸寧宗初自湖南赴召果已罷遣先生極論獨斷侂胄使優戲以聞之御筆除宮觀歸說將尚不下後漢第五倫傳蓋延爲馮翊太守多不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後倫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將州將也指蓋延也

答徐元敏

伏覩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爲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久此非擇善之精反窮之切何以及此顧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詭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

答林正夫 湜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今玆暢適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

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
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
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
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
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
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
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
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
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
一二先覚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

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
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
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
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悦而
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
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
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
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虚辱而熹之所有
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
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

可否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虚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頓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德修崎嶇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毎以此自必乃今爲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似想亦深爲發老太息也楊通老撰

答戴適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説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説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寛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

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眙丑吏切驚貌

答林齊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斅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宦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

意姑道一二盛編再幷封納并以爲謝

答柯國材翰

熹奉親粗遣武學闕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旦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爲和戎所誤今歳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及汲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爲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内外本末一切刓弊又甚於往年去歳論之時矣柰何柰何遠書不能詳言也熹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汩汩度日無朋友之

助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忘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悵然也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凋殘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迹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

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武學闕孝宗隆興元年除武學博士先生延平石丈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議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少所凝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

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説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説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説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説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説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説則於先儒之説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説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文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爲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草説還可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 石文子重陳齊

仲許順之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虚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

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毎毎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説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説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説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説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説求之

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况如何

昨寄得疑難求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而二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迴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没入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喩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必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

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須之所示硬將文義拗
横說却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
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
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
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
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
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
如何 子韶張九成字 公國材元聘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
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矣

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
慤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曾接得不知如何
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
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
以異於衆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過此
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
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
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 上蔡說延平答問以爲明道答上蔡語此直以爲上蔡語恐當以答問爲是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譏議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

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
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
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
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
爲一言繼此更望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
而受也告爲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
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刋落者得并及之幸甚
幸甚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
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絶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閑

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
處日前眞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
縷縷試取觀之爲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絶云半畝
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
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
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
耳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亦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
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
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

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後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耳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譏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恠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

要様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
可様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
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内外本末一
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吾友若信
得及且做年歳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
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
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眞實語不但
做兩句好言語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
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
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

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
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
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
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
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
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来喚做本心得否喚做
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
全不發露似箇没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挍利害之私
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儒
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

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掩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著與看字類當互換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向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澟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聞已與同其善擴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尤溪石子重時爲尤溪名墪

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卿也所引行字尤不是正是倒説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説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爲聖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説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説將去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不可不知

春來弔喪問疾略無少暇前月末間元履又不起疾交遊凋落可爲傷嘆而歳月如流悔吝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爲可懼耳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古字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説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無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肯汲汲皇皇役志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尤川即尤溪子重爲尤溪令擇之掌教學學者甚盛）

閤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相見似無可説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説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深懐想耳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
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
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
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
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
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進
耳

答陳齊仲

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
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
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
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
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
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
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
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
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
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諭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
出入依違之弊耳 隱約猶依俙髣髴之意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
生而已。累書所問縁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
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
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以告於
其間也
示論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
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
又率然奉答竊恐秖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
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
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

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
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
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
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
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
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務
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
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
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

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
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二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
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怖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
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
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
理安且固矣

答魏元履 掞之號艮齋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
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
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閑恐
非所以養之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
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
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
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閑看過直須是
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
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
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工

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ノ義理血脉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柰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眞是可笑

衆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只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老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蓋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
隨所遇以安之和靜先生云如霈則行如潦則休此
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
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 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新庭責望之意不可自
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
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
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反復數遍大
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
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
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
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
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閲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
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
置簿記逐日所誦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
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
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説閑話恐廢光陰勿觀
雜書恐分精力早晩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

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癸未名念德先生姪壻

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為無
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
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
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
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
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
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

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
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
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
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
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
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
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
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
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
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無乃難

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拒
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
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
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
心哉來喩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
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
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
爲天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
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不審伯崇以爲如何先生延平八議親故功賢能勤貴賓

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
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
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己而遂往取之也如言
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
尹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
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
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私毫惹絆
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
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

得矣至此方可説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私毫私恐ハ當作絲

在喪廢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絶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絶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説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之大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

之大唐本乙

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得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寛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温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眞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

熹比携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隋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禀彊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 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此十字陳忠肅責沈文語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

隋唐本作惰

好高傷快之弊熹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終是覺得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説作一塊又生怕人説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須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伯崇近白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内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撿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内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

弟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朱子書節要巻之七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